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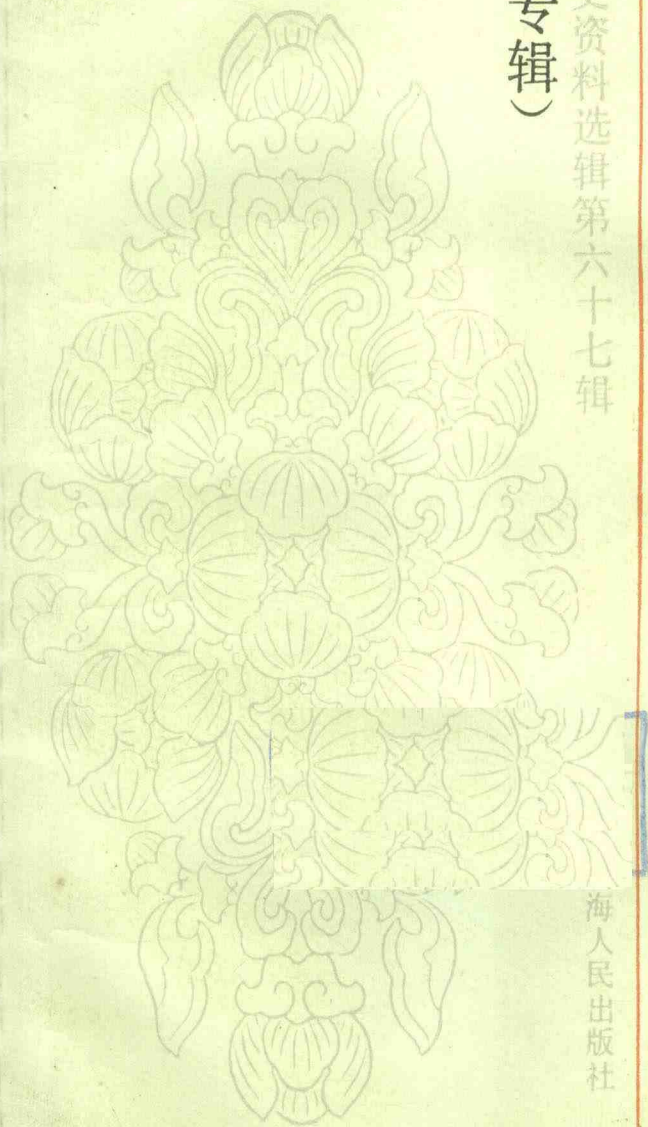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海上医林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
(中医专辑)

海人民出版社

156988



R2-09
78
6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海上医林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
(中医专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辑说明

祖国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为民族兴旺和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中外人士的重视。上海历史上名医辈出,在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取得许多重大成就,深得人民群众信仰。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扶植中医中药事业,贯彻中西医结合、团结广大中西医的方针,我会编辑出版了《海上医林》(中医专辑),介绍部分沪上著名中医的事迹、成就和学术思想,为医学历史研究、中医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借鉴提供一些素材,期望对促进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有所帮助。

本书是继我会已经编辑出版的《抗日风云录》、《旧上海的帮会》、《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解放前上海的学校》、《旧上海的金融界》、《戏曲菁英》、《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和《体坛先锋》等专辑之后的又一本专辑。今后将陆续编辑出版一些专辑,以形成系列,作为研究上海近现代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历史的参考资料。

本辑收入的稿件主要是反映清末与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后上海部分已故著名中医的活动,按中医教育、内科、妇科、儿科、五官科、外科、伤骨科和针灸、推拿等门类排列。由于水平有限,搜集史料不够全面,讹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得到批评指正。继本辑之后,我们准备编辑出版《海上医林》(西医专辑),欢迎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同志提供稿件。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上海分会、上海中医学院、《中医药杂志》编辑部等单位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编辑说明	(1)
孟河丁氏三代名医	何时希 (1)
融会中西陆渊雷	何时希 (12)
悬壶七十年, 设帐三十载——记刘树农	卢士梅 (15)
酌古准今严苍山	严世芸 潘华信 (24)
文医双绝恽铁樵	邬尧清 (28)
宏扬医教章巨膺	章沛时 (34)
“秦内经”秦伯未	可 夫 (40)
桃李满天下的黄文东	胡建华 (44)
立雪程门程门雪	胡建章 (50)
躬耕医圃章次公	钟 义 (58)
一代医宗张骥云	钝 厂 (60)
江南医杰顾渭川	顾隆德 (67)
经方大家夏仲方	邬尧清 (71)
医中国手张伯臾	潘朝曦 (77)
仁术济世, 其道必隆——记陈道隆	卢士梅 (86)
医道纯青张耀卿	张景仙 (94)
陈筱宝妇科一门三杰	可 夫 (100)

- 记蔡氏妇科名医.....楼绍来 (104)
- 忆先父朱南山.....朱鹤皋 (112)
- 朱小南教授的一生.....朱南孙 (114)
- 造福幼儿徐小圃.....陆鸿元 邓嘉成 (119)
- 奚氏儿科名满申城.....奚导璋 张 骏 (125)
- 明目有术姚和清.....姚芳蔚 (129)
- 记眼科专家陆南山.....袁慧丽 (136)
- 喉科名家朱氏昆仲.....张守杰 (141)
- 飞刀夏墨农.....夏少农 (143)
- 疡科名家顾筱岩.....顾乃强 潘 群 (147)
- 石氏伤科扬名上海.....石印玉 (157)
- 亦武亦医的王子平.....吴小蓉 (163)
- 伤科名家魏指薪.....李国衡 (168)
- 神针方慎齋.....方幼安 (173)
- 杨永璇金针起沉疴.....杨依方 杨 容 (183)
- 金针济世陆瘦燕.....陆焱垚 (195)
- 记一指禅推拿名家.....朱鼎成 (203)

孟河丁氏三代名医

何 时 希

一、鼻祖丁甘仁

丁甘仁(1865—1926),名泽周,是清末民初上海妇孺皆知的名医,受到中医界推崇的理论家、临床家和教育家。

丁氏幼慧,7岁即能为文章,不欲为科举学。清同治、光绪年间,其家乡武进县孟河镇有马培之、费伯雄、巢嵩山三医家,以内、外、咽喉科闻名于时,故民间有孟河出名医之说。丁氏先受教于兄松溪(费伯雄之徒),继受业于圩塘马仲清(马培之嫡裔),又从巢氏习外科。马培之、费伯雄均尝奉召晋京,为皇室治疾。丁氏既学有所成,乃至苏州行医,得以广交当地医友。当时他业务平平,且为县官之子治病,发生一起医疗事故,县官将加究捕,得友报信,乃夤夜只身逃至沪上,住于吾友颜君之外祖家。此人系穷秀才,就馆于富绅家,极力为丁氏揄扬于所馆之富绅中,延之就诊。然丁氏仅有“竹布”长衣,恐受轻视,乃借衣于秀才而赴诊。这是丁氏所历坎坷之境,罕为人知,可见他成为一代名医并非一帆风顺。旋拜安徽名医汪莲石为师,学习《舒氏伤寒》,久之医道乃大行。

20世纪初,丁甘仁与夏应堂、谢观等创办了影响较大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1915年向北洋政府备案。经过两年筹备,1917年正式开学。谢观首任校长,所聘教师如曹家达、丁福保、陆渊雷、

祝味菊、黄体仁、余听鸿等，均有名望。越10年，丁氏逝世。1931年学校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其次子丁仲英为董事长。笔者为中医专门学校末班生，又为改名后第一届毕业生，曾亲承丁氏父子教益。

实际上丁甘仁从学校创办至逝世，始终是主要负责人。10年间，学校五期毕业的学生，都是跟随他临诊的门人；他的不少私人徒弟，虽未进入学校，以后有些也作为该校毕业生。所培养的人才，很多在解放后参加国家医药机构，起了骨干作用。

丁甘仁还创建了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宗旨有二：一是使在校学生有实习机会；二是嘉惠贫病。当时人民贫困者多，丁甘仁四出筹集资金，施诊给药，每诊仅收诊费小洋1角或15个铜元，即可免费得药一帖。由于丁氏此举的影响，慷慨解囊者甚多。又有仁济善堂、联义善会、位中堂、一善社、同仁辅元堂、至圣公会等施诊所，创设于上海各区，由丁氏与李平书、王一亭等分任董事或负责人，流泽无穷。但是耗资不小，长期下去，不易坚持，全靠主持者八面玲珑，筹措应付。

1921年，丁甘仁与夏应堂倡议，成立国医学会。前于此者有神州国医学会，后于此者有中华国医学会，形成上海三大中医学会。这些学会以促进中医学术为宗旨。在丁氏创办的学会中，凡有学术讨论，切磋医理，解决疑难病症，由丁甘仁、谢利恒、恽铁樵、丁仲英等主持；发行《中医杂志》，由王一仁、秦伯未等编辑，风行全国；会员多达1000余人，遍及各省。国医学会一直延续至上海解放，改组成全市中医学会，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颇多贡献。

近年，常州博物馆发现《丁甘仁墓表》，为十分珍贵之史料。今依拓本，抄录于下。

自淞沪以滨海偏隅，繁盛冠各行省都会要害，士之负异

才、挟奇术、欲凭胜地以自显者，蟬集鳧趋不绝，于业医者亦然。沪之医招（时希按：指医家悬壶之招牌）于市，前后左右相望，数不啻千百计。然或内外科不相兼，中西习不相宜，或始亦负名一时，继以无实阒寂。求其术精内外，望孚中西，数十年如一日，而有盛无衰者，甘仁丁先生一人而已。

先生江苏人，家于武进之孟河。苏名医多出孟河，始受业圩塘马仲清先生，复从诸老宿游，尽精医家内外要术。隘乡邑地僻，襁被趋沪渎。居有顷，道大行，同志咸推为祭酒（时希按：当时上海名医，南市称夏应堂，北市称丁甘仁为巨匠，二人结义，丁兄夏弟，故“祭酒”二字并非溢美）。

欧风东渐以来，厌故喜新者，每讥中医蹈于虚，非若西医验诸实。先生雅不以为然，惟谓中医良莠不能齐，且西医院校遍沪上，中医独寂无所闻，亦未尽整齐鼓舞之方。于是创设中医专门学校、女子中医专校以毓才；复建南、北广益医院以施诊，而延名师肩其任。学医者业既日精进，而慕院校之裨益人民者，闻风相继起。

先生取人诊资，于沪渎非至昂，惟以历岁久，应诊广，用度复有节，故历计频年所出，在外辅助善堂、善会暨各善举既不贜，家乡则于建祠、修谱、地方公益外，置田以祀祖先者亩至百，建庄以贍宗族者亩盈千，宜乎其邀大总统“博施济众”之奖也（时希按：大总统指孙中山先生，此匾悬于丁氏凤阳路诊室大厅之上）。

先生教人医术，每以《内》、《难》二经、《金匱》、《伤寒论》立其本，唐宋以后诸贤与近时医说通其变。治疾不拘泥于经方，必观其气体之强弱，时日之久暂而随症立方。出外赴诊归，虽

晚犹必参考各书，批削学课，夜分不稍倦（时希按：先生所授学生，皆定期课作医论，夜宵则篝灯自予批改，评定甲乙，十余年如一日）。

晚年，名益重，道益行，不独沪地绅商争相招致，即西商之侨居者，集资数千万，出其百一足以尽集诸西医，而有疾必折衷先生，亦可见轩外轻中者之徒自轻矣。

先生卒年六十二，墓葬于孟河凤山新阡主穴，庚山甲向，兼申寅三度。

著有《药性辑要》、《脉学辑要》、《喉痧症治概要》、《诊方辑要》、《思补山房医案》（时希按：尚有《医经辑要》、《丁氏套方一百一十三法》，其《丁甘仁医案》则系门人陶可箴、程门雪等于1927年辑刊）。

子三：长元钧，有疾居于家（时希按：字孟淦，早卒），次元彦（时希按：字仲英），三元椿（时希按：字涵人）；长孙彬臣（时希按：字济万），皆以家学名于世。

余于先生始未通音讯，丁巳冬，偶至沪，同郡张君禾芬以相告，次日即蒙枉驾，订任校医课，兼课其家少子长孙者有年，揭其所知之大者于石。

清授奉政大夫，花翎，同知衔，福建补用截取知县，温州泰顺县学教谕，光绪戊子科举人，世愚弟镇海郑传笈拜

二等大绶嘉禾章，佩带六国宝星章，出使各国参赞、总领事，前□（时希按：阙文应为“浙”字）江交涉使，前清花翎二品衔，军机三次存记，壬寅经魁，姻晚生王丰镐敬书

二、第二代名医丁仲英

丁仲英是丁甘仁的次子，生于清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三月，继承父业，为著名中医，1978年12月15日卒于美国旧金山市。

仲英的仪表，是硕然其体，恢乎有容，举止端庄凝重，不苟言笑，道貌岸然，但春风如面，言语沉着亲切，令人即之有和霭感。

他继承丁甘仁的诊室于上海福州路中和里。甘仁由苏州到上海行医，最初在何处已不可考，但知其发迹于中和里，成名在珊家园人和里，而营菟裘则在凤阳路敦益里。老人为子孙安排大费一番心血，发迹之地交付仲英，此稳重守成之子也，成名之处则因长子早卒，长孙(济万)负担较重，家累不小，故付之。此处器局甚大，是三开间的大厅，两旁有厢有耳房，可以住学生，左厢原属次孙彬章(字济华)，后亦归并与济万。后进亦有五间两厢，全幢均有楼，共有近30个房间，当济万门诊鼎盛时，前厅常有人满之感。若仲英之中和里，则楼下左厢为药室，右厢为诊室，而客厅仅一间，候诊者颇感局促。

仲英继承先人学术和遗绩，任学校校董、医院院董、学会监察委员主席或理事长，为医界与公益竭其智力，一如乃父。对家产处理，以中和里交付次子彬刚(字济民)及幼子彬彦(字济南)，自携继室及长子济华居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金城别墅，这种传家方法与乃父如出一辙。

仲英对甘仁所创医学事业，除学校、学会外，还主持最烦琐的医院工作。以广益医院南院为主，有高等病房，收费每房每日一二元，由程门雪为主任，负责医疗事务，屡挽危症，当时颇著声望，缙

绅豪富有病者趋之；二等病房每床每日几角钱，重病亦有主任诊治。另有一种奇特的三等病房，多为绅商捐款所设，病人系老弱、疲癯、瘫痪及吸毒之徒，不必医疗，医亦无效，但亦不即毙，仲英皆耐心接受至数十人。医生对待此种病人，当以“守”为主，不宜于“攻”，程师门雪对之，最能稳定，丁济华少年气盛，尝主治一阶段，初曰：易耳，某可攻，某可通，某可汗，某可温，某可清，一处方予之，明日复诊，则十死其七，他病人皆冒之，遂不敢复往。孰知此类病号乃绅商豪富之赘疣，广益医院接受之，则捐款有来源也。

仲英对于善堂施诊事，可谓费尽心力。认捐者常忘送款，须派人催取，其特殊者且须亲往。某次，有小儿科名医捐款久不至，老人自去，则大诉其艰困。老人和易近人，平日喜怒不形于色，此时亦愤然曰：“我为许多缺医少药的贫病人来向你讨饭，你这样诉穷，是否要我也代你募捐？你既认过捐数，写入捐簿，而不付捐款，等于空话，让别的医生知道，也学你这个名医作风，医院还能捐到钱么？你真是小儿科，看来还要学些大方脉才好。”我书此事，以见仲英对贫病人之关心负责，不但不辞劳瘁，且所受怨气亦不小。对比今日社会主义之优越，凡有工作者皆享受医药劳保福利，贫乏无告者，邻里亦有“五保”爱护及养老院等等，非仲英当时所能料及。

仲英非特得甘仁先生的薪传，克绍箕裘，且对“轻清”一路有深透悟解，得北齐徐之才《十剂》中“轻可去实”一法的精华。入其诊室，闻其唱方，“冬桑叶甘菊花”、“光杏仁象贝母”、“薄荷叶荆芥穗”等居其半，而病多愈。程师门雪告我，某病有阴虚与脾虚二种夹杂病因，然反应甚敏，症状变化极速。今日所见为舌红口渴，目赤烦

躁，一派阴虚火动之象，仲英投药，五七日间，其患即平。但忽又变为纳食呆滞，舌红苔腻，便泄腹胀，一派脾气虚寒之象，改请他医，亦数日而奏。又一变而请仲英治之，则脾虚之象不见，只是阴虚火动，仍按自己之法为治。这样反复无定，难以措手之病，仲英稳定处之，使其矛盾逐渐消除，归于平定。又济南告我：某病冬日苦大热，一室之半，炉火熊熊，家人围而取暖，病人则单衣自扇，曰热甚热甚。仲英不用古人“冷水浇灌”法和《内经》“甘温能除大热法”，而断定为阴虚发热，从王冰“寒之不寒，责之无水”立法，治以育阴济阳、滋阴配阳之药。成竹在胸，诊断既确，见定不移，终见痊愈。举此两例，聊见其掌握轻清与能坚守的卓识，易言之，也唯有卓识才能坚守不移，否则见异思迁，脚步慌乱，病者殆矣。

1929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讨论余云岫等废止旧医提案，丁仲英等集合同道进行抗议，并通电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请愿，据理力争，从而取得缓议或延期的让步。

1928年12月，夏应堂、丁仲英、蔡济平等集合神州医药总会、国医学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三大学术团体，组成上海市中医协会，这是上海全市中医的职业团体，会员2000余人，为全国之冠。为谋业务发展，该会会员以登记医师为入会资格，曾通告全市中医，并报卫生局备案，凡具有会员资格者应一律参加，以受合法保障。同时出版《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会刊》。至1948年，改组为上海中医医师公会，仲英任理事长，丁济万、张赞臣等任常务理事。这个公会就是解放后“全国中医学会上海分会”的基础。

1949年，仲英从上海迁至香港，寓九龙加连威老道。1953年移居美国，最后定居三藩市，以迄逝世。仲英后代，分居中国与美国，据我所知，有子三人在上海，长济华曾去新疆，后卒于上海；次

济民，曾任第十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卒于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内科主任之职；三济南，曾任上海广慈医院中医师，现去美国。济民子一鸮，今在龙华医院工作。1963年前在港逝世的名中医丁济万，系仲英胞侄；现旅美纽约市执行针科业务颇著声誉的丁景源医师，乃仲英之侄孙。医传三世，蜚声海内外，为宏扬祖国医学作出重要贡献。

仲英在三藩市的医务所，自置楼宇于大埠士德顿街华盛顿街口的万华大厦六楼，窗明几净，布置雅洁（仲英与名画家张大千、汪亚尘为至交，又同年庚，每届诞辰，必以精画相赠，故仲英藏二家佳作甚多），按日应诊，口碑载道，业务极佳。

1978年，仲英子锡行迎养，在其家患中风，虽经急救、疗养，终于12月15日逝世，殁年92岁。

三、第三代名医丁济万

丁济万（1903—1963），为丁甘仁长孙，其父早亡，甘仁溺爱长孙，故在培养次子仲英于福州路中和里能独立门户之后，即专心在凤阳路人和里抚育济万。

这时，丁甘仁与其好友黄体仁、谢利恒、余听鸿、曹颖甫等，俱在40岁左右壮盛之年，济万在这些前辈的熏陶下，广受各家学说，而祖父则亲自教他侍诊，耳提面命，提供了诊治各种病症的机会。同时，丁甘仁通过毕生临床经验总结，写成《丁氏套方一百一十三法》，仅传于济万，使济万深得祖父真传。

当甘仁在世时，济万即与祖父分诊大号、小号，上午老先生诊大号，济万侍诊；济万成熟后，甘仁带幼子涵人侍诊，济万则全天看小号（大号诊金1.20元，小号0.20元）。起初，业务平平，因小先生

的声名终究不如老先生。某日，忽有家住闸北的贫苦危重病人慕丁家之名来求诊，病者已经昏迷不醒，不能亲来，但老先生的出诊费每次12元，贫不能敷，乃惶哭于堂前。济万闻之，心为恻然，慨允前去出诊，时正下雨，他足履钉靴，手持桐油布伞而往。此人患温病，已险象环生，危状迭见，稍保身价的医生必然望而却步，济万初生之犊不畏虎，竟为悉心诊察，刻意处方。但药价甚昂，病家除叩谢外，又以无力措办药资而环泣，济万秉承照顾贫病之家教，嘱其至某药店取药，药价记入丁府账上。且谓之曰：此乃一服“扳药”（“扳药”系南方俗语，谓是救死回生之药，成败在此一举），服之能汗能醒，尚可救活（据后来了解，方中有丁氏常用之“神犀丹”，内有贵重犀角及粪清、豆豉、菖蒲等清热解毒、开窍发汗药），明日可再邀诊，如扳不转，则敬谢不敏。

明日，济万正在家诊病时，此病人家属跪于阶下，叩首而言曰：“先生救命之恩，一家难忘，特来叩谢。”盖高烧已退，苏醒而思食矣。一剂起死，丁氏心慰，遂连续为之诊治，以至痊愈。祖父闻之，问其用药，色然而喜曰：“孺子胆大而心细，他日必成名医也。”于是病家相传，小先生是“活仙人”，目见者、耳闻者百口如碑，远近就诊者日众。医家成名大都以渐而得，而济万未届而立之年，即成沪上治疗温热病之名家，论者谓一蹴成名，盖奠基于家传。此吾友颜君相告，他与丁氏三世相交，当非虚语。

约在1927年末，丁济万创办《卫生报》，每周一大张，报头请袁世凯次子袁克文题字。他自任主编，程门雪、朱振声、刘左同任编辑。斯时他们均二十许少年，风华正茂，意气方张，毅然以宣扬中医常识，组织学术讨论，传布卫生之道为己任。济万撰写数百字医文刊之。

1931年，丁济万继任由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改名的上海中医学院院长，教师如程门雪（兼教务长）、秦伯未、戴达夫、王耀堂、包天白（包识生之子）、余鸿孙（余听鸿之孙）、费通甫、黄文东、刘左同等，均为济万之同学。后教务长程门雪引退，以黄文东继之，直至1947年学校停办止。抗日战争期间，学校由南市迁至公共租界河南路宁波路，再迁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王家库，至胜利后迁返原址，文东先生尽力维持，功不可没。而币制屡更，晨夕之间其值已贬，济万于经济方面之负担煞费苦心，而不闻有筹措之事，盖以其三指所入，独任其艰，免诸莘莘学子失学，其德可歌。

1927年，上海中医学会改组为国医学会，会址设在中医学院楼上，由丁济万任常务理事，贺芸生、戴达夫、秦伯未等为常务理事。抗战期间会址迁至丁家，经常切磋医理，讨论疑难疾病，从事评议医疗事故、审定新药等工作。每两周开理事会于福州路会宾楼京菜馆（今上海书店楼上），每人交纳少许餐费，余由济万补贴，诸耆宿觥筹交错，发抒宏论，颇添意兴。

为了能在旧社会立足，丁济万与其他名人一样，与三教九流广交朋友。在他的交游中，有党政界的吴铁城、吴绍澍、吴开先、潘公展等，军警界的宣铁吾、俞叔平、张师、卢英等，戏曲界的周信芳、言菊朋、谭富英等，青红帮的徐朗西、季云卿、杜月笙等，还有国民党特务戴笠、毛人凤、毛森，汪伪头目陈群、李士群、梅思平等。他运用医方原理，指挥温凉反佐，周旋应付，得心应手。当时戴笠到上海，即常至他家访问，庖厨度土（印度鸦片烟，为鸦片烟中之上乘珍品），所费不貲。

丁济万每天诊病一二百号，或者更多，特别是下午有三四十家出诊，大都是危重病症，颇费思考。上午他还要经营股票，做些买

卖，安排与达官贵人约会或请托。出诊后有时已达深夜，或稍早些，则到剧场观看名伶的拿手戏，也多半是末一出大轴戏，像程砚秋、梅兰芳、周信芳演大本新戏，除非谢绝出诊，他都无法看全。有一时期他请杨小楼在家教戏，曾串演过《黄鹤楼》等剧。还要参加亲友、同学的聚会，若无过人体力，实难胜任，但他数十年应付裕如。他日常稍饮醇酒，但不好色；做些股票买卖，亏损为多。曾开过西药厂，叫可以接班的大儿景春管理。景春上班时死于车祸，当有关司机一家老小跪哭求恕时，他豁达大度，一概免究。听老友颜君说，济万在香港业务很好，任香港中医师公会理事长，仍然是中医巨擘，但经营商业，往往失利，又沾染烟癖。所以他在香港被癌症夺去生命时，所遗财产仅有几万元。比之乃祖乃父，在医道上虽继承不替，但严谨持家，则不免略逊一筹，殆因时移地易，难于自拔之故。